

CROSS AND BURN

心理追凶

破釜沉舟

VAL MCDERMID

(英) 薇儿·麦克德米德 著

沈丽凝 译

CROSS AND BURN

心理追凶

破釜沉舟

VAL MCDERMID

(英) 薇儿·麦克德米德 著

胡凝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破釜沉舟/(英)薇儿·麦克德米德著;沈丽凝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

ISBN 978-7-5321-6153-9

I. ①破… II. ①薇… ②沈…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3745 号

Val McDermid

Cross and Burn

Copyright © Val McDermid 2013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gory & company authors' agent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6-442

责任编辑:徐晓倩

特约策划:仲召明

封面设计:汪佳诗

版式设计:高静芳

破釜沉舟

[英]薇儿·麦克德米德 著

沈丽凝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经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75 字数 331,000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6153-9/I·4908 定价:49.00元

人在一生当中，最困难的选择就是：哪座桥应该跨过，哪座桥应该烧掉。

——大卫·罗素^①

但是你现在不在这儿，无法带领我回到床上。你们中任何一个都不在这儿。看这四周的雪，我对着可能在附近的任何人说，我很冷，你能抱着我吗？抱着我，并带我走。

——罗宾·罗宾森^②，《汉默史密斯的冬天》

① 大卫·罗素（1953— ）被认为是当今最杰出的古典吉他演奏家之一，《纽约时报》以“无与伦比的天才”来赞誉他。由于他的非凡天才，伦敦皇家音乐学院于1997年初提名他成为学院院士。

② 罗宾·罗伯森（1955— ），苏格兰诗人。处女作《着色的田野》获得“最佳处女作奖”的“进步诗歌奖”、奥尔德伯格诗歌奖、苏格兰圣·安德鲁十字协会处女作年度奖，也是当年《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最佳图书之一。

第一天

每天清晨，他都从一种兴奋的刺痛感中醒来。今天会是那一天吗？他终于能遇见他完美的妻子了吗？当然，他知道她是谁。他已经观察她好几个星期，已经开始习惯她的爱好，了解她的朋友们，了解关于她的各种细节。比如，她坐到自己汽车的驾驶座上时，会把头发夹到耳后。还有，她一回到家——那间冷冷清清的公寓，就会把所有的灯都点亮。

还有，她在开车时从不检查后视镜。

他伸手拿起遥控器，收起大天窗上的百叶窗帘。雨一直淅淅沥沥地下着，从乌压压的灰云筑起的牢不可破的墙壁中坠下。但是，没有风，雨笔直地倾泻而下。在这种天气，人们都会躲到伞下，低着头，不会注意到周围的环境，监控录像也拍不到他们的脸。

第一个条件满足了。

今天是星期六，因此，她没有商务约会，也没有事先安排好的会

议。没人会注意到她不见了，因此不会有人报警。

第二个条件也满足了。

星期六，她很有可能会去适合与他见面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不管她愿不愿意，他可以一步步按照精心设计的计划，使她成为自己完美的妻子。到那时，她的意愿无关紧要了。

第三个条件也满足了。

他缓慢地洗了个淋浴，尽量把时间拖长，品尝着温润的水流滑过肌肤的淫荡快感。如果她是个识趣的女孩，她就该使他们的相处成为一段愉悦的经历，甚至主动取悦他。还有什么比用淋浴时的一场口交来迎接一天更棒的事情呢？一位完美的妻子肯定会很高兴为丈夫提供这种服务。然而，这种事从未发生在他身上，他欣然把这件事加到清单上。这种事也从未发生在他干掉的第一个人身上，那个女人犯了一大堆错误，无法达到他的高标准。

新的条件被加到他脑海中的清单上。将一切安排妥当很重要。

他笃信严密的组织计划、充分的准备和完善的预防措施。局外人很久后得知他抛弃了那个婊子，可能以为他不会再这么干了。这些局外人真是大错特错了。首先，他得先收拾好她已经造成的烂摊子。而在这上面花的时间多得可笑，花在她身上的每一分钟都让他心里不痛快。接下来，他得明确下一个目标。

他也考虑过像父亲以前那样，用钱购买他想要的女人。然而，亚洲女性太逆来顺受了，你挽着她们出现时，会让你的性无能、性变态和失败昭然若揭。从前苏联来的邮购新娘也一样。难听的口音、漂染的金发和犯罪倾向就像污点一样根深蒂固——都不适合他。你无法把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带到同事面前炫耀，并期待获得尊重。

然后，他又想从网络交友中寻找可能性。可在网上找人就像是闭着眼睛买东西。他想要的是女人，而不是猪。他为自己的语言天赋窃喜。人人都很欣赏他这点，他很清楚。但是网络交友还有个更大的麻

烦，那就是如果事情搞砸了，退路太少。因为你留下了无数的线索。在网络上完全销声匿迹需要努力、能力和资源。只要一个不当心或犯一个错误，就很有可能会暴露自己。这意味着，如果事情搞砸了，没法让那个女人为她的错误付出代价。那个女人可以安全地回到以前的生活，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过。她笑到了最后。

他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必须找出另一种方法。因此，他认真谋划着。而这就是他过了那么久才走到这一步的原因。他得形成一种战略，然后从每种可能的角度进行检验、研究。所以直到现在，他才准备付诸行动。

为了以防万一，他把自己打扮得其貌不扬，穿上黑色的连锁店牛仔褲和 polo 衫，细心地系上黑色工作靴的鞋带——靴尖还有钢制装饰。他下楼后，为自己冲了杯绿茶，大口咀嚼着苹果。然后，他直接来到车库，再次检查一切是否就位。冰箱已经断了电，冰箱门开着，准备迎接它的货物。事先切好的胶带沿着架子的边缘排列着。一张牌桌上放着一副手铐、一根电棍、挂画框用的绳子，以及一卷水管胶带。这些东西整齐地一字排开。他穿上打过蜡的夹克，把那些物品装进口袋。最后，他拎起一个金属箱子，回到厨房。

第四和第五项条件满足了。

他最后看了车库一眼，发现他在刚刚站立的地方留下了痕迹——一些碎树叶。他叹了口气，放下箱子，抓起扫帚和畚箕。女人的工作，他不耐烦地想。但如果今天一切顺利，很快就会有女人来这里做这些了。

第二十四天

托尼·希尔医生在椅子中调整一下坐姿，试图避免看着她那张残破的脸。“你想起卡罗尔·乔丹时，脑中会出现什么？”

克里斯·戴文，目前还是布拉德菲尔德警察厅的正式警长，把头凑向托尼，仿佛有点耳聋。“你想起卡罗尔·乔丹时，脑中会出现什么？”她的声音中有蓄意嘲笑的成分。托尼把这当作一个让他偏离初衷的伎俩。

“我尽量不去想卡罗尔。”他竭力去掩饰，可悲伤还是昭然若揭。

“也许你应该想想，也许你需要比我更常来这儿。”

他们谈话时，房间逐渐变得昏暗。外面，一天即将进入尾声，而室内比外面更暗。即便他脸上的表情再一次出卖了他，克里斯也看不出来。他的表情与他轻松的语调完全相反。“你不是我的心理治疗师，你知道的。”

“你也不是我的治疗师。除非你是以同伴身份来这里的，不然我对

你不感兴趣。我已经告诉过他们，我不想跟警察顾问浪费时间。你知道这一点，不是吗？他们已经告诉你分数，你还是他们的关键人物。那帮蠢货把其他所有魔术把戏都完全搞砸之后，又从帽子里拖出一只兔子作为补偿。”

托尼很吃惊，她的声音并不苦涩。他如果是克里斯，早就气疯了，会猛揍任何一个在这里坐这么久的人。“的确，我很清楚你会拒绝与治疗团队合作。但我并不是为此而来的。我来这里，不是为了通过私人关系劝说你。我来这里，是因为我们认识了很长时间。”

“但我们并没有因此成为朋友。”她的声音干巴巴的，毫无活力。

“是的，我的确不太擅长建立友谊。”他很惊讶，向一个无法看清他的脸和肢体语言的人坦白竟然如此容易。他读过关于这种情况的文章，但从未亲身经历过。他面对那些不肯妥协的病人时，也许应该尝试戴个墨镜装成盲人。

克里斯干笑两声。“你有时候是个不错的传话人。”

“你这么说真体贴。很久以前，这种人被称为‘说客’。我喜欢这种说法。从那时起，我就一直用这个词。”

“你把这种事拔得太高了，伙计。我们的老交情怎么会变成交易的筹码呢？”

“我猜，也许是因为我们是留下来的人。”他在座椅上换了一下姿势，对交谈的走向感到不太爽。他来这里，是为了伸出援手帮助她。然而，他在这里坐得越久，越是感到自己才是需要帮助的人。“在尘埃落定之后。”

“我觉得，你来这里，是因为你期待跟我谈谈你也许会理解自己的感觉，不管它究竟是什么，”她尖锐地指出，“为她挡了一击，这让我们之间有更亲密的纽带，比你我这些年同事之交要深厚得多。”

“我还以为我才是这里的心理专家。”这是一个虚弱的回击，几乎只是在躲避她的锋芒。

“心理学家并不一定能弄清楚自己的脑子里在想什么，心里是什么感觉。你当前的情绪很复杂，对吧，医生？我的意思是，如果只是感到内疚，事情会容易得多，不是吗？那样就简单了。然而，事情不只是这样，对吧？内疚的反面就是愤怒：你觉得这不公平，只有你独自留下来承担一切。你气得发疯，因为只有你一个人因为责任感而留下来了。还有正义感。这种感觉就像心脏在灼烧，就像强酸在腐蚀你的身体。”她陡然停下，被自己所用的比喻吓到了。

“我很抱歉。”

她把手伸向自己的脸，停在离涨红的皮肤只有几毫米的地方，她那愚蠢的强酸陷阱原本是用来对付别人的，结果自己中招了。“那么，你想起卡罗尔·乔丹时，脑中会出现什么？”她坚持问道，声音开始嘶哑。

托尼摇摇头。“我不能说。”不是因为他不知道答案，而是因为他知道。

宝拉·麦金太尔从背后也认得出那个男孩。毕竟，她是一位警探，这是她擅长的事。一个人脱离原来身处的环境时很好认，但普通百姓做不到。一人脱离原来身处的环境，他们通常就认不出来了。而侦探会发挥天赋和经验，对只有一面之缘的人过目不忘。是的，就是他，她心想。这是另一个不解之谜，就像电视上警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遇见熟人时恍然大悟的场景。

从她的角度只能看到这个男孩的四分之一侧脸，但她很确定自己认识他。如果她从货运入口进入警察局，也就是停车场上的那个后门，她就会错过这个人了。不过，这是她来到斯肯弗里斯街的第一天，她不知道那扇门的密码。因此，她选择最简单的方式解决这个难题，把车停在对面的多层停车场，然后步行走到前门。在前台那里，她出现在那个坐立不安的少年身后。他肩膀的姿势和歪头的角度似乎暗示着什么，流露出防备和紧张。但没有内疚。

她站在那里，想要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能理解你的意思，我又不傻，”那个男孩的声音显得悲伤而苦涩，并没有什么攻击性，“我

只是希望你明白，这件事不同寻常。”他微微耸了一下肩，“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的情况，伙计。你不能一刀切呀。”他有当地口音。他不管怎么掩饰，但无疑是个中产阶级小孩。

前台的文职人员嘟囔了几句，宝拉没有听清。那个男孩开始频繁地踮起脚尖，兴奋起来，却又无所适从。他不是那种会被人赶走的小伙子。没有理由不去试着安慰他一下。为了解决普通市民的烦恼，什么都不说可不行。

宝拉走上前，把一只手放在男孩的胳膊上。“你是托林，对吗？”

他转过身，表情既惊讶又焦虑。厚而蓬松的深色头发映衬出这个宅家男孩的苍白皮肤。他的蓝眼睛瞪得大大的，下方有深深的黑眼圈，再下面是高挺的鼻子和窄窄的嘴，他的嘴唇仿佛是小小的玫瑰花蕾，在一圈迟早会变成胡子的微弱阴影的包围中，两者毫不协调。宝拉在脑中把名字和模样对上。现在确定无疑了。

他眼神中的紧张减少了些。“我认识你，你来过我们家，和那位医生一起。”他皱起了眉头，努力回忆，“埃莉诺，急诊室医生。”

宝拉点点头。“没错，我们是去吃饭的。你妈妈和埃莉诺是同事。我是宝拉，”她从外套口袋里掏出警察证，朝前台后面那个小小的灰色人影笑笑，“麦金太尔警长，来自英国刑事调查局菲丁总督察的团队。”

那个男人点点头。“我正在向这个小伙子解释，他妈妈失踪二十四个小时以后，我们才能采取行动。”

“失踪？”宝拉一惊，但托林的反应更激烈。

“我正在告诉这位……”托林用鼻子重重地吸了口气，“……伙计，你不能死板地照章办事，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我妈妈从不在外面过夜。”

宝拉不太了解贝芙·麦克安德鲁，但她从埃莉诺·布莱辛那里听到过一些关于这个主任药剂师的信息，埃莉诺是她的伴侣和布拉德菲尔德红十字医院急诊室的高级医生。根据宝拉听说的消息，贝芙的确

如她的儿子的描述。但他怎么努力也没有打动前台的文职人员。

“我想要跟托林聊聊，”她坚定地说道，“你能给我提供一个审讯室吗？”那个男人点点头，示意一个人都没有的等待区对面的那扇门。“谢谢。请致电英国刑事调查局，告知菲丁总督察，我有个预约，要过会儿再上去。”

他看起来并不积极，但还是拿起了话筒。宝拉用大拇指朝审讯室指了指。“我们坐下来好好谈吧，你可以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一边说一边在前面带路。

“行。”托林跟着她，拖着过大的运动鞋走过地板，表现出青少年还没有适应身体发育时典型的无精打采。

宝拉打开门，里面就像个微型储藏室，差点放不下一张桌子和三把钢制椅。椅子上都有坐垫，是非常鲜艳的蓝黑相间的图案。还见过更糟的呢，她边想边引领托林坐到椅子上。她则坐到对面，并从单肩包里拿出螺纹笔记本，本子的金属线圈上夹着一支钢笔。

“好吧，托林。你开始讲吧。”

为了留在总督察卡罗尔·乔丹的重案组，停滞在探员阶段是宝拉愿意付出的代价。因此，当小组被解散时，她才申请第一份三条杠职位。她很久以前就通过了警长考试，但时间过去太久了，她很害怕他们会让她重考。

在她的想象中，刚获得警长头衔时情形不是这样的。她以为接受初步面试是别人才要经历的琐碎工作。但是，想成为警长就必须过这一关。很多事情和想象的不一样。

遮光窗帘发挥了应有的效果。这很好，因为伸手不见五指意味着你不会因为在火光下形成的影子而胡思乱想。卡罗尔·乔丹目前最不需要的就是想象力受到激发。她已经生出了足够多的想象，不用再激发了。

并不是说她对血腥的犯罪场面很陌生。她成年后的时光中，不时会出现死于非命的人。她曾看到过备受折磨的受害者、普通家庭暴力的升级、与中产阶级中年人性幻想完全无关的性虐待。卡罗尔做出残忍的选择时，已经看到了结果。有时候，这些场景让她整夜都睡不着觉，让她狂饮伏特加，以模糊现实和幻想的界限，但这种情况从不会持续数晚以上。她伸张正义的欲望常常会介入，将恐惧转化为行动。死于非命者的形象变成推动她调查的动力，变成想让凶手被惩罚的冲动。

然而，这次不同了。这次，没有什么能减少眼前的景象对她的冲击。时间不行，喝酒不行，距离也不行。这些天来，仿佛有一部电影在她脑海中无休无止地反复播放。这部电影并不长，其影响力并不因

重复而减弱。这件事的邪恶之处在于，那幅场景并不仅仅是她以前所见的重演，而在于她本人就身处这部电影中。就像有人正站在她身后，用手持摄像机把她人生中最糟糕的时刻拍成愚蠢的家庭录影带。画面略微偏色，拍摄角度也不那么好。

画面始于她踏入谷仓的那刻，拍摄角度来自她的背后，前面是熟悉的室内场景：壁炉、裸露的石墙和托梁臂。沙发是她曾经懒洋洋地躺过的；桌子是她曾经随意放过报纸、吃过东西、放过酒杯的；手工缝制的壁毯是她曾经赞叹过的；还有一件随意地挂在椅背上的毛衣，是她曾看她兄弟穿过数十次的。一件皱巴巴的T恤躺在餐桌附近的地板上，餐桌上吃剩的午餐还留在原处。只不过，在通向二楼画廊的楼梯底部，有两个穿着荧光安全外套的制服警察，一个看着大为震惊，另一个则很尴尬。在他们之间有一条有风琴褶的布料，以前应该是一条裙子。这幅场景令人困惑不安，却并不恐怖。因为电影无法表现四溅鲜血的恶臭。

然而，卡罗尔靠近那座木质楼梯时，摄像机的镜头摇回到沉寂的画廊上方的天花板。那光景就像杰克逊·波洛克^①的画作，只不过这次他调色板上唯一的颜色就是红殷殷的鲜血，纯白色的画布上布满泼洒挥砍的条纹。她已经意识到了，发生了非常非常糟糕的事。

摄像机镜头跟着她上了楼，如实记录下她每一个沉重的步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们的腿和脚。鲜血、水滴和污渍在上面留下了斑驳如大理石的痕迹，床上和地板上也是如此。她又上了几节台阶，看到迈克尔和露西全无血色的尸体就像苍白的荒岛一般，孤零零地浮在猩红色的海洋上。

电影就在这里定格了，这个恐怖的画面凝固了。然而，她的大脑

① 杰克逊·波洛克（1912—1956），美国画家，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大师，被公认为美国现代绘画摆脱欧洲标准、在国际艺坛建立领导地位的第一功臣。

并未随着电影的终止而停止运转。自责声在她脑中盘旋着，喋喋不休，就像在转轮中不停奔跑的仓鼠。如果她是个更称职的警察，如果她亲自接手这件事，而不是依靠托尼寻找答案，如果她事先警告迈克尔：有个逍遥法外的变态歹徒想要向她报复，如果……如果……如果……

但这些“如果”都没有发生。因此，她的兄弟以及他最爱的女人在刚靠他们的劳动恢复使用的谷仓里被屠杀了。这个地方的墙壁有三英尺厚，在里面他们完全有权感到安全。这个恐怖事件污染了她的整个人生。

以前，她经常能在工作中找到定位。她曾以为这是她最引以为傲的优点。她的思路非常清晰，这为她提供了一个空间，让她死磕到底的决心得以发挥作用，让她逐字记住听过的任何事的能力有了用武之地。而且，她还发现她拥有让工作伙伴死心塌地跟从的诀窍。卡罗尔以警察身份为傲。而现在，所有这些能力全都离她而去。

在迈克尔和露西被谋杀之前，她已经把辞职报告呈交给布拉德菲尔德警察厅，正准备接受西麦西亚总督察的新职位。她已经断了自己的后路，而她不在乎。她原本计划勇敢地与托尼一起居住在伍斯特，住在后者意外继承到的爱德华七世时期的大宅子里。不过，这个梦想结束了，她的私人生活也成了一个冷血杀手的牺牲品，正如她的职业生涯。

没有工作，无家可归，卡罗尔只能回到父母家。家，根据广泛流行的错误观点，就是别的地方都不接受你时，理应会接受你的地方。在这方面，她的判断似乎又偏离了靶心。她的父母并没有赶她走，这基本上是事实。他们也没有公开指责是她的选择导致了她的兄弟的死。然而，父亲的沉默悲伤和母亲的严厉尖刻就是永恒的谴责。她坚持了几个星期，然后重新打包行李，离开了。

她留下了爱猫尼尔森。有一次，托尼开玩笑说，她与这只黑猫的关系是她人生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关系。问题是，这种关系太深入骨髓

了，很难从中找到乐趣。尼尔森现在也老了，老到无法被塞进猫咪运输箱跟着她周游整个国家，四处奔走。她母亲虽然无法对卡罗尔像以前一样好，但会好好照顾它的。因此，尼尔森留下来，而她走了。

她在伦敦还拥有一套公寓。但她已经很久没住了，那里已经不再像家。况且，在律师清算完迈克尔的遗物前，她赖以谋生的全部收入来源就是贷款和这套公寓长期租客的租金之间的差额。

根据迈克尔的遗愿，如果露西也不在了，卡罗尔将继承他的房产。那个谷仓归在他个人名下，他们在法国的宅子则归露西所有。因此遗嘱一旦被认证通过，谷仓就是她的了，包括里面的鲜血、鬼魂以及所有一切。大多数人会雇用专业清洁队，再重新装修无法清洗干净的部分，然后将这个地方卖给一个外地人，一个没注意到谷仓最近发生了什么的家伙。

卡罗尔·乔丹与大多数人不同。她已经支离破碎、脆弱不堪，但仍然坚守着信念，正是这股信念让她度过了之前那场灾难。于是她制定了一个计划，并打算付诸实施。

她将会清除每个能证明这里发生过什么的痕迹，并重新布置谷仓，将它变成一个她能够住下去的地方。算是达成了某种和解，这就是她所致力目标。她仔细思考后，并不认为这是个最好的结局。但她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结局，而这是一个可以让她有事可忙、不去多想的计划。持续几天的繁重体力劳动让她在夜晚能够入睡。而且，如果干活也不管用，总还有伏特加酒。

有些天，她觉得自己像是住在DIY五金店的作家，她的购物清单就像由各种新物品组成的祈祷书，物品名称排列在纸面上，又像一组俳句。她最终读懂了这些关于家居装潢、如何运用新工具和新技术的密密麻麻的诗歌。慢慢地，也是不可避免地，她抹去了这个地方的历史痕迹。她不知道这能否让自己的灵魂得到些许宽慰。从前，她会问托尼·希尔的意见，而现在，这个选项已经不存在了。她不得不学会